



游侠纳兰

香港 温瑞安

I24.0
323C1

游侠纳兰

香港 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北京

BC209 716

目 录

第一部：杀了你好吗	1
刀是一场无涯的梦	1
右脸的风情	6
一张凳子扔死一只蚤子	11
一个人一个伤口	17
遇上寂寞就说快乐	24
没有黑色的午夜	30
得意门生	34
没有帮不帮的事，只有强不强 的人！	39
庭院深深深十一丈六尺三	45
而后..... ..	51
第二部：绝对不要惹我	59
惊识杜爱花	59

美丽的呕吐	68
龙之腾也，必潜乃翔	76
一条十分高兴的虫	87
孤寂以无人的剑，刺伤她	91
吃痣	98
一步不让，让一步则亡	106
我那些小悔不值一提	112
高手手下的高手	115
好手手上的好手	119
第三部：杀亲	123
第四部：晚上的消失	137
第五部：雪在烧	150
颊上映着雪意和火光	150
雪地上的血	157
雪冰清·雪寂寞·雪冻	164
雪天舞剑·雪地火光	172
第六部：战僧与和平	178
面目可憎的战僧	178
打抱不平的何平	188
四十一仰五十七伏	196

“阿耳伯”史诺	208
三十七抽二十九送	217
“德诗厅”何富猛	224
天登绝顶我为峰	230
峰登绝顶我为天	238
宁负本门，不负天下	243
宁负天下，不负本门	250
宁负阁下，不负本人	257
第七部：杀手善哉	267
第八部：爱上她的和尚	276
所有梦都是梦	276
所有花都是花	281
你的梦还跟少年时一样吗？	287
第九部：爱上和尚的她	294
为你战死	294
为你死战	299
你死为战	304
你战为死	307
第十部：请你动手晚一点	312
焰焰的回忆：女人总是	

为情所苦的	312
高曾花的独白：女人是不可以	
虚掷光阴的	320
戴冲寒的想法：女人是不可以	
独眠的	328
第十一部：请借夫人一用	335
快哉风	335
要闯就闯祸，要打就打破	340
秃鹰、老鼠和狗	345
吃一惊的艳！	351
极美丽就是极痛苦	356
你还爱我吗？	361
不想伤害她的温柔	366
无限无限、温柔温柔、心头心头	376
这件事还没完	381
离家总是要出走的	387
伤伤伤伤伤伤伤！	392
伤	397
第十二部：游侠纳兰	399
歌中山	399

古之伤心人	408
婉拒的白鸟	416
谁杀了他的妹子	425
父子	437
不胜寂寞的小花	450
晚菊	463
麻烦	477
空中追空	491
谁不怕谁	505
不死不散	519
怪鸟怪飞	532
马上上马	546
凶手追凶	563
王不见王	581
帮手断手	598
亮剑弃剑	616
出刀夺刀	637
跑腿废腿	651
纳兰一敌	663

后记：我不想一步就跨到地球以外的 地方去	677
-------------------------------	-----

第一部：杀了你好吗

刀是一场无涯的梦

那女子陡然掣出了匕首，向他一步一步的逼近来。不知为什么，他竟不能动弹。他不能抵抗、不能闪躲、更不能反击，甚至连动一动指头也不可能。眼看那女子已逼了近来，他就是无计可施。他急若冰上蚂蚁，岸上的鱼。那女子逼得如许之近，她只要一动手，就可以杀了自己，可是他仍看不清她的样貌。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只感觉到一股气质、一团气氛、还有一种风情。他为那女子手里的匕首所发出青焰一般的寒芒而灿了双目，并感觉到那匕首因曾藏在女子的怀里而有点余温。那女子举起匕首之际，袖衿落到小臂上，那眩人的白皙，就像一只可恶的鹤。那女子是来杀他，那女子一定会杀他的。他就要死了，他甚至揣摸到匕首插入他肌里的锐烈感觉。可是他还不知道那女子是谁，他也不知道那女子为什么要杀他——

他乍然惊醒。

第一件事，他先要肯定一点：刀还在不在身边？
在。腰畔和背上的刀仍在。

刀在，命便在了。

第十八次了，他做同样的一个梦。

完全同样的梦。同样的情节，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惊醒。

醒后的他，汗流浹背，只觉秋意里一阵又一阵的凉飕。

——那女子是谁？

——为什么要杀他？

——她会不会就是……谢豹花！

梦已经醒了，可是在他的感觉里，梦并没有过去，梦醒只是向另一场梦逼近。

一个完全同样的梦。

醒来之后的人生，是寂寞的……

方狂欢一向喜欢做梦。他平生爱热闹，交最值得交的朋友、做最难做的事、玩最好玩的女人、杀最难杀的敌人！

就算在生活里，偶然孤单，在他的梦里，也是呼朋唤友、痛饮高歌、热闹得又闹又热！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有这样的梦：一个女子，哀哀切切的挽着匕首，要刺杀不能动弹的他。在梦里的他，却只能满怀惶疚，而非仇恨填膺。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开始逃亡的时候吧？

——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逃亡呢？

他拍了拍午睡后微疼的后脑，微吁一口气：

——都是因为寒溪畔那件事。

——那件他应做而不该做的事。

——如果那件事他不出手，或从头到尾都不插手，今日他就不会逃到这样荒僻的地方，在孤独中颤抖，在凄寂里难受，而是跟他所创立的“小蚂蚁”里的一众兄弟，把酒饮得最痛快、把钱花得最浪费、把生命激发得最豪壮了！

现在呢？

“小蚂蚁”已七零八落，死的死、躲的躲、背叛的背叛、匿藏的匿藏，剩下的四名兄弟中，只有薛剑和朱铁儿，伴他亡命天涯。

在江湖上，只要拿起了刀，就是一场无涯的梦。

直至着刀时才梦醒。

他觉得昏昏沉沉的，在榻上不大愿意起来，然后他听到剔指甲的声响：

啪、啪……

——一种弹指听声的寂寞。

——想必是薛剑吧？

“醒来啦？”真的是薛剑，他就伫立在花栏之前，跟暮色一般无声无息，甚至已成了暮色的一部分：“该我睡了吧？”

“哇，枉我狂傲一世，今儿却……”方狂欢再怎样渴睡和倦慵，都要挣扎起来，“……落得这步田地。”他说。

这些日子来，他们都未真正的、好好的休歇过。就算是休息，三人中也得有两人是清醒着的。他们睡得比醒着还清醒。

薛剑缓缓转身，走进室内来。

他的步伐跟暮色跨进来一样，你只会感到暮色又浓郁了一些，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进来的，方狂欢却知道他这个兄弟的剑法，就跟暮色一般不可防御。

——暮色交叠着白天晚上，谁能阻止它的传递？

秋暮特别冷凉。方狂欢也觉得有些寒凉。许是因为刚才噩梦乍醒之故？身体一时未能回复平时的状况。

乡关无日月。

外面有数声犬吠，更显乡野的静。

“铁儿呢？”

“在楼下。”

“让他也歇歇吧！”

“还是小心点好。”

这段被人追杀如过街老鼠的岁月里，就算再防不胜防，也得要着意提防。

方狂欢下得楼来，见朱铁儿在跟老板娘攀谈。

自从他们入住这客栈，混得最熟的，就是这店里的老板娘。

她特别照顾他们。

可是方狂欢总是觉得：老板娘老是躲在暗处，别有一番妩媚、一份娇娆。那老板却似很惧内，在老板娘面前，大气也不敢吭。

——如果他心情不是那么坏，他现在一定会过去端着酒杯，跟老板娘从地北聊到天南。

在旅途中，总是要有伴儿，谈炉火边的事，不然，在漫漫的长路上，不是苍山暮雪，就是晓风残月，就算不是江湖子弟，又

能堪几回心情上的痛苦和坠落的寂寞？

人宁可死得快、不可以老得快。

可是现在是在逃亡中。

方狂欢猛想起寒溪畔的事，就打消了跟老板娘聊天的念头。

朱铁儿见他下楼来，便问：“你醒了就好啦，用饭吧！”

方狂欢笑道：“薛剑在歇着呢！”

“管他的！他要睡就睡好了，我可饿了！”朱铁儿咕哝着：“老板娘这顿饭可是特别为我们下厨的呢！”

方狂欢注目向老板娘。老板娘在柜台之后，就像一盆花放在黑夜之中没了颜色，可是，方狂欢的视线仍似被吸吮了似的，恋恋不舍，不肯转目。

“真是麻烦您了……”

“反正这时节，这儿也没什么客人……”老板娘说：“你们也住了这些天了。真奇怪，总觉得你们未曾好好歇过。今儿，掌柜的说，要给你们几位爷儿加菜，今个儿秋分了啦。”

方狂欢和朱铁儿这样听着的时候，心里都生起了暖意。

哎，游子有家真好。

可是有仇家的游子却有家归不得。

右脸的风情

在这穷乡僻壤里，能弄出连京城金华楼的大厨也只有竖起拇指自叹不如的好菜，自然无怪乎朱铁儿和方狂欢会这般大快朵颐、狼吞虎咽了。

薛剑一闻到菜香就醒。

他是自己走下楼来。

他沉着如故，就像一座走动的山。

每一道菜，他都先用银针蘸过，不过，对酒却是例外。

因为朱铁儿是个酒鬼。

——就算一坛酒里只要融了一小粒盐，他都能分辨得出味道来。

他现在便正在大碗喝酒，不管人家举不举杯，他都痛饮如故。

方狂欢心里很清楚：就是因为有朱铁儿和薛剑在，他们才会被“七帮八会九联盟”的人追杀了大半年，却还可以活生生在这里吃吃喝喝。

朱铁儿和薛剑心中也很明白：

——就是因为方老大在，他们才能往能逃生的路向逃，而方狂欢总是能在敌人出现之前的刹那间嗅出敌人的来侵。

料敌机先，几乎就是对敌决定胜败存亡的枢纽。

老板很不高兴。

他觉得这几个“客倌”不信任他。

对他而言，这是一种侮辱。

老板娘却不在意。

她自厨房到饭堂，忙如穿花蝴蝶。

许是因为厨房的薪火照映之故吧，头上那一段青布束不住的几绺乌发垂在她的脸上，遮去了她一边眉毛一只眼睛，越发显得她美得有些神秘、媚得不食人间烟火。

“怎样？怕有毒呀？”老板娘笑着说：“在我这儿，就算是要杀你们，我也不会下毒来坏了我亲手做的菜肴。”

“你忙了一天。”方狂欢劝说：“也坐下来一道吃吧。”

旨在岔开话题。

“我呀……”老板娘在看老板的意思。

老板没什么意思。

他一向听老板娘的意思。

“一块儿吃吧，”薛剑突如其来的说：“谢豹花。”

“吃，吃，”老板娘笑态自若的坐了下来，还招呼那两个小伙计：“你们也一道来呀！”

遂而又笑着跟薛剑说：“什么花？你这人，不说话就一整天不作声，一说话就发花痴！”

她笑吟道：“这儿哪有什么花？一丈红开了到月桂，菊花谢了就芙蓉。”

薛剑蓦然喊出“谢豹花”的时候，方狂欢和朱铁儿都是微微一震，旋即便知道薛剑是故技重施，要攻其不备的试一试眼前这个人物。

薛剑显然是多虞了。

可是谢豹花这个人物，绝对是他们三人所最恐惧的敌人之一。

谢豹花是个女子。

一个名动天下的女子。

他们不认识这个女子，也从未得罪过她。

方狂欢所得罪的是张傲爷，张老爷子。

张老爷子是“七帮八会九联盟”里，“豹盟”的盟主。他手上有三个特别不得了的人物：一个是阮梦敌，一个是谢豹花，另外一个，便是断剑先生段断。他们三人，前二人是他的门下弟子，第三人是他同门师弟。

张傲爷麾下出色的弟子自然极多，像“麻烦大师”麻太希就是一个，但这三个人却是“七帮八会九联盟”及“大连盟”在内二十七个派系的主持人都力争的对象。

因为这三个人无论加入哪一个派系，那派系实力与声势都会为之增大。

这些日子以来，方狂欢和他那班“小蚂蚁”的弟兄们惹怒了张傲爷，“豹盟”高手，倾巢而出，加上“豹盟”的亲密盟友“衣冠帮”一起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踩平了“蚂蚁窝”，方狂欢麾下的“小蚂蚁”，也似在巨人指下无可抵抗的一一被捺死。

不过“小蚂蚁”垂死反击，“豹盟”也折损了不少人手，“衣冠帮”还出动到正副帮主，才能把这一干胆敢挡车的螳臂辗碎。

可是，“豹盟”和“衣冠帮”始终拿不下“蚁王”方狂欢，还有

他身边四名得力助手：薛剑、朱铁儿和顾皇飞、郭洞洞。

同样，“豹盟”也一直未曾派出谢豹花、阮梦敌和段断这“豹盟三杯酒”。

也因为这大半年来，“豹盟”联同“衣冠帮”的人都剪除不了方狂欢，所以，据“九尺飞仙”郭洞洞的飞鸽传书谓：张傲爷动了真怒，下了决杀令，已派出手上女将谢豹花，来狙杀他们。

自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方狂欢等三人再不能同时休歇。他们必须要两人守候，另一人才敢稍作歇息。

他们暗里在算：自己还能活多少天？还能活多少个时辰。

他们只是活一天算一天，撑一时得一时。

——反正到头来难免一死，死在谢豹花那么名动江湖的人物之手里，至少也是光荣的事。

可惜谢豹花是女人。

像方狂欢、朱铁儿、薛剑这些江湖上剑锋舐血、脚踏刀山、身经大风大浪的男儿好汉，当然不愿死在女人的手里。

——且不管她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他们逃亡到这个小镇。

小镇的名字叫“将军”。

在这一间“路远客栈”里，他们已躲了十六天。在门前一片金黄的稻穗里，却有他们逃亡岁月里少见的平静。

尤其是这位娇娆清丽的老板娘，待他们特别的好。

特别的照顾。

特别的像一个家。

可是朱铁儿、薛剑和方狂欢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

——在对敌中，松懈等于败亡。